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宦海升沉錄 黃序

世界一海蜃樓耶？人生一黃粱夢耶？忽焉而雲翔禁閣，則心為之歡；忽焉而跡遁江湖，則心為之悲；忽焉而膺九重之寵錫，忽焉而遭子身之放逐，則境遇亦固人事之進退為之或合而或離。歡也，悲也，合也，離也，極世態之炎涼，盡人情之冷暖。彼身當其境者，正不知顛倒無限英雄，消磨多少權力矣！而論世者滿肚牢騷與旁觀者一雙冷眼，且摭拾其事實，論列其品評，而宣諸口焉，而筆諸書焉，相與歎息其時機，感喟其命運，甚且冷嘲焉，熱諷焉，而是之非之，褒之貶之，作清議之《春秋》，編個人之《綱鑑》。嗚呼，噫嘻！胡富貴功名，風潮變幻，一至於此！此《宦海升沉錄》之所由作也。雖然木槿繁花，難禁暮落，人生朝露，勢不終日，古今往來，茫茫宦海，作如是現耳。果如是，才者失其才，智者失其智，好者失其奸，術者失其術，今日下場，去年回首，覺昔之氣勢炎炎，炙手可熱，隨波逐浪，漁父得而笑之，又豈惟水流花飄而已耶！

然作者於此，猶必運以奇警之心思，繪以沉摯之筆墨，歌也有懷，哭也有淚。其人其事，近之在目前，遠之極千古。俾世之讀者，亦忽焉而歡，忽焉而悲，忽焉而豔其合，忽焉而憐其離。蓋恍然於高官厚祿、名動中外，所為媚朝家而忘種族者，一旦冰山失勢，其結局亦不過若斯也。

固亦宦海中人這惟一龜鑑。徒以野史之無稽，稗官之話本視之，則淺矣。化筆墨以煙雲，渡慈航於苦海，其有深意乎？

爰序於篇，以告讀者。

宣統己酉季冬黃耀公序於香江寓公。

詩曰：

宦海無端起惡波，功名富貴總南柯。

昇平不事於城選，烏盡弓藏奈若何。

頻聞剖豆與分瓜，願柱中流念太奢。

魏闕江湖今已矣，怕回業眼望京華。